

■青春岁月

南风起，小麦泛黄，我的生日也到了。父亲早早把镰刀收拾出来，磨刀霍霍。镰刀的刀锋在我眼前一晃，雪亮地刺眼。我的生日，已经被父亲忘得一干二净。我扯了扯母亲的衣角，等着母亲提一下。母亲小声地嘟囔了一句，父亲也像没听见一样。在他看来，生日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和土地长庄稼一样自然，过生日实在是多此一举。

父亲起得很早，我在睡梦中听到他收拾农具的声音，“叮叮当当”响过一阵后，我被揪出被窝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不情愿地穿好衣服，跟着父母下地割麦。

火辣辣的太阳瞬间就把麦子上的晨露蒸发干了。父亲拿出镰刀，小心地用食指蹭一下刀锋。然后，开始弯腰割麦。麦子在父亲手中服服帖帖倒下，而我是笨拙的，小心地一把一把割着，把割下的麦子放在小小的臂弯间。眼前的麦田那么漫长，仿佛这辈子都到不了头。有蝴蝶蜻蜓飞过，我想去追。或者，就地躺倒在松软的麦子上，看蓝天白云。这些，都只是我的想象。我低着头，汗水雨一样纷飞。我不敢停下来，父亲把我甩在后面，我要追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移。



麦田里的生日

□马亚伟 文/图

金黄的麦田，油画一样安静。只有一家人割麦的“唰唰”声，不同节奏，此起彼伏。我的生日，淹没在这无边的麦田里，淹没在这不间断的“唰唰”声里。

突然，父亲喊我的名字，我一惊，难道是父亲想起了什么？原来，父亲是让我回家拿一块“磨石”，他的镰刀割倒了大片大

片的麦子，钝了。我在路上不敢耽搁，小跑着回家。

谁能想到，我到家后，竟然鬼使神差地睡着了。人累的时候，连梦都没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背上重重挨了一巴掌，我一个激灵跳起来。不知道是惊恐，还是委屈，我呆望着父亲，咬着嘴唇，使劲忍住眼泪，一言不发。父亲怒目圆睁，吼声如

雷：“让你回来拿东西，活还没干完，跑回来睡起了大觉！”又一巴掌，落到背上。我委屈的眼泪终于流下来。

我的生日，像一只逃窜的小兽，急匆匆，惶惶然。我的童年，从此笼罩在父亲的严酷中。我的生日，再也没有被提及。

岁月倥偬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与父亲的隔膜，都被时光冲淡。父亲老了，脾气也温和了许多。我结婚的时候，借钱在城里买了房子。父亲把我叫回家，抖抖地递给我一个六万元的存折——这是父母一辈子的积蓄，父亲挥洒在土地里的汗水都凝在里面，沉甸甸的。

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很久以来，父亲把爱深埋起来，以忽略和冷漠的方式呈现。父亲吃苦耐劳一辈子，就是为了给孩子留下点财产。他认为这是无比重要的责任，所以，他一意孤行地删繁就简，直奔自己的目的。想到这里，忽然觉得，父爱像一盏黑暗隧道里陡然亮起来的灯，让人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。

其实，父亲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儿女。这种爱，忽略了过程，忽略了表达，直接把他认为最正确的结果给了出来。



■图片故事

还孩子一个暑假

□朱凌 文/图

暑假来临女儿问我：“妈妈，你们以前的暑假都做些什么？会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，要去上培优班，或者是呆在家里看电视和玩电脑？”女儿的问话，让时光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，回到了那时我们的暑假。

夏天对于孩子来说，永远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。儿时的我生活在一个小镇上，在离家不远处，有一座小山，每到夏季，那里就成了孩子们的王国。特别是夏日的夜晚，孩子们纷纷地卷着一张凉席，便在山坡上安营扎寨。

躺在小山坡上，轻风微微地吹过，天慢慢地黑了下来，天上的星星也一颗一颗地显现出来。那是北斗星，那是大熊星座，有几个略懂天文的大孩子们，拿着望远镜边看边说。而我们这些小不点儿，常常是听得入迷，总喜欢缠着他们问这问那。

再晚一点各家的大人都来到了小山坡上，大人们摇着蒲扇、拉着家常，孩子们嬉闹着，像永远也不知道累。直至到了深夜，大人们喊上自家泥猴儿一样的娃，晃晃荡荡、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家。

女儿沉浸在我对童年的回忆中，她说：“妈妈，你当时好幸福啊，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，又不用像我这样，学这么多的课程。”女儿的话，让我有些自责，是啊，孩子的童年原本就该天真快乐，可是我却在不知不觉中剥夺着她的快乐。

有时我也在想，多年前的我们，和多年后的孩子，童心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。都是那么向往快乐与自由，可是快乐与自由对于这一代的孩子来说，似乎成了一种奢侈，多数的孩子，在这样一个快乐的假期却过得并不快乐。

这个暑假我决定让孩子同多年前的我一样，过一个开心快乐的暑假。我会选择带她回曾经住过的小镇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我会带她去儿时曾去过的小山坡，告诉她当年的我在这山坡上认识了北斗星。我还会带她像我当年一样，粘知了、捉蚂蚱，在小河里戏水。

虽然我只能给她还原一部分我的童年，但至少我能让她在记忆中，拥有这样的一份快乐。这个暑假培优班暂时远离，其它的一些兴趣班也暂时取消，在我看来，给孩子一个快乐的暑假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
■家庭相册

不曾忘记

□颜学敏 文/图



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，会不定期地涌上心头，直达脑海。我们之间，就是一个岸，您在岸的那边，我在岸的这边，可我们却永远无法再相见。

生命中有许多重要的人，可对我最重要，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，就是奶奶。奶奶离世半年多，经历了许多措手不及的事，从失去一个亲人再到失去一个亲人，又险些失去一个亲人的连环打击下，从悲伤到悲伤再到无力悲伤，我变得有些冷漠与无力。甚至相信了，世间之事，绝非偶然，接二连三的打击终是要在一生活中来经历，谁都无法逃避。

我以为我周旋在生活漩涡中，会慢慢地忘记对奶奶思念的痛。其实，我何曾忘记过？生与死，也就是记得与忘记，那些远逝的亲人们，过了奈何桥，喝了孟婆汤，就再也不记得还留在世间的孩子们。我们有再多的欣喜又有何用，有再多的成就能给谁炫耀呢？哪怕是在梦里，也只是看到他们模糊的脸，再也不能同我们好好地说一句话了。

活着的时候，离得太远，走了，就更加远了！

奶奶在最后要走的一段时间里，其实是很留恋这世间的一切的。在她清醒的时候，常常会说：“早些年，什么苦都吃，什么难都经历过，到日子好过了，却又生起病来。”

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，我把奶奶穿戴好抱到火炉屋里的沙发上坐好，她突然清醒起来，让我把小弟叫来，叫他给每一个人准备一个红包，依次把红包与封阵（祝福）的话给到每一个人。父亲是最后一个到的，奶奶很认真地对父亲说：我要是再走

了，就让我安安静静地走，谁都不许再叫醒我，你们现在都好，我也就放心了，这病给我折磨得怕了，就让我安心地走……

奶奶在早些日子得病前，是死过一回的。那是5月的一个早上，妈妈去房间叫奶奶起来吃早餐，却发现奶奶已经不能说话，手脚已不能动弹。父亲与母亲在情急之中，掐住人中拍着背大声喊叫，把奶奶从鬼门关拉回来，待小弟赶回家送到医院，也算是抢救回一条命。可从那时开始，脑萎缩越来越厉害的奶奶就不能再很清醒地认识人，在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中熬着为数不多的日子。

父亲半跪在奶奶面前，拉着奶奶的手，听着奶奶清醒时的交待，这个从没在我们面前流过泪的男人，此刻双肩剧烈地起伏，另一只手捂住脸抽噎起来，我们都明白父亲此刻的悲痛，那是自己的母亲不久就要去远方，永远无法相见的伤心欲绝。

奶奶终没能熬到过完年，没能等到我们回家就走了，她是在姐姐的怀里安安静静地睡着了走的。姐姐说，奶奶走的时候没有一点痛苦，睡得那么安详，她就是睡着了。

是啊，您就是睡着了！从此，世间的苦难、纷争，您都不屑了，连同我的思念，您都收不到了。我只能用“每个人最终都会回归泥土，只是早与晚的时间而已”来慰藉自己，也愿您在那头平安幸福！

相濡以沫的爱情

□徐晓萌 文/图

“你爸还没回家给我做饭。”电话中听见老妈故作生气跟我抱怨。父亲节给家里打电话老妈也抢电话：“我得跟你好好夸夸你爸，他现在表现可好了！”突然想到了一个网络用词“虐单身汪”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爸妈好像又重新恋爱了一般？

是的，自从妈妈生病住院后。爸妈怕我担心影响工作，一起隐瞒我至出院，知道消息后的我在电话中大哭，害怕、愧疚让我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发泄。电话中爸爸安慰说这不是没事儿吗，不用担心，一派云淡风轻的让我更气愤。直到回家陪妈妈复查，看到家中打印出来的食补菜单，术后养身体的方法、注意事项，看到爸爸变着花样给妈妈煲汤、熬粥，想到不爱上网的他专门去网上查找方法的心情，突然发现我错怪他了，爸爸才是最担心的那个人。爸爸不爱说话，从来

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